

数字时代的  
文化生活

## 用优秀民间故事滋润童年

一 苇

数字技术在带给人新奇审美感受的同时,也在给数字时代文艺精品的产生准备着美学基础

文艺精品是一个时代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成果,它滋润人们的心灵世界。当今时代,数字技术推动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,重新塑造着文艺的创意创作、生产消费、传播接受和鉴赏评论,为文艺精品的诞生创造了全新的环境和条件。

数字时代的来临,赋予传统文艺精品新的呈现形式,让我们在数字化情景下与之再次相逢,并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。比如,前段时间,央视改版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以弹幕版形式亮相视频网站,在年轻观众中引发了观剧热潮。视频网站、弹幕观剧的加入为数字时代文艺精品传播提供了范例。再如近年来持续开展的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展演,让荣获“文华大奖”“梅花奖”等重要奖项的优秀之作以及各剧种的保留剧目,借助网络平台赢得更加广泛的受众。更不用说,“数字敦煌”“云瑞国博”等项目为民族艺术瑰宝插上数字化的翅膀;各地美术馆举办的网络美术展法展,无不展示着传统文艺精品在数字化时代的持久生命力。一言以蔽之,真正的精品不会过时,数字技术赋予文艺精品更多样的打开方式,为大众走近文艺精品搭建新的桥梁。

数字时代特有的技术和艺术手段、传播和欣赏方式、审美和接受心理,更孕育和催生着新的文艺精品。文艺精品之精,在于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。文艺创作者的重要使命在于以时代的方式捕捉、表现和丰富属于自己时代的美。数字时代的文艺精品应符合这个时代的技术特性,更契合这个时代的美学要求,从形式到内容全方位反映和呈现社会生活,遵循当代语言语法,彰显时代精神气质,让人领略到人类文明行进到数字时代的新风景。

新媒体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艺精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。网络文学是新媒体推动下产生并迅速崛起的文艺新类型。最新资料显示,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.67亿,形成了20余个大类型,200余种小分类。文学之外,短视频、竖屏剧、互动剧等视频新品层出不穷,沉浸式新媒体艺术展展成“网红”,“数字舞台剧”等时有新作。而全息影像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为数字时代文艺创作提供无限可能。虚拟歌手、虚拟演员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,人机共演的银幕、人机共舞的舞台正在出现,这些文艺现象虽然还有些稚嫩,但充满生气和新机,必将成为孕育文艺精品的沃土。

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美学变革。数字技术在带给人新奇审美感受的同时,也给数字时代文艺精品的产生准备着美学基础。央视春晚节目《蜀绣》,把全息投影技术运用于舞美,令人耳目一新。数字技术赋能舞台美术,使之更富表现力和感染力,为舞台美术提供了新经验。同样,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,影视作品画面更加清晰精致、音响效果更加立体震撼、视觉特效更加逼真华丽;相比于演员表演、实景拍摄等而言,影视后期制作的地位也得到大幅提升,极大丰富了影视艺术的内容和手法,拓展了美学空间。而依托数字平台观看造型艺术作品时,我们可以自由放大某个局部,也可以任意缩小整幅作品,同样推动着欣赏趣味和审美诉求的变化。总而言之,在“逼真感”“即时感”“互动感”“沉浸感”等数字时代耳熟能详、亲身体验的新感受背后,是一种喷薄欲出的新美学。

数字时代的文艺创作应该跟上艺术观念和审美追求前进的步伐。在充分发挥新媒体新技术优势的同时,把数字技术所给予人们的独特感受,变成艺术灵感和创意,融入作品内部,体现到叙事逻辑、情节冲突、人物塑造、场景营构等各个方面,将奉献给受众喜闻乐见、又具有长久价值的精品力作。

## 新技术与新美学造就新精品

胡一峰



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娃娃抓起,讲故事是好办法。中国民间故事有丰富的蕴藏,那些五彩斑斓的故事,在天南地北世代口口相传的过程中,融入了无数讲述者的智慧,洋溢着古往今来中国人的情感、想象、观念和理想。这宝库属于每一个喜爱它的听众,其丰富的想象力、生动的表达更天然地适于孩子们。

我们怎样从前人手里接过这支接力棒,让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焕发新机?用何种方式激活这些民间故事,让它们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占得一席之地?

## 深入巨大故事宝库,精选出富有恒久价值的内容

中国大量存世的寓言故事(如各类成语故事)浓缩了传统智慧。“西游”等神话故事的想象力与童趣,在世界故事之林也独树一帜。中国民间故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,都是出类拔萃的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,我国用20多年时间进行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普查,其成果汇集为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》,分省辑录,总计近亿字,可以说琳琅满目。对这些宝贵资源,我们“激活”和利用得还远远不够,它们很多还躺在书架上,以资料和档案形式存留。

“激活”的首要工作是重新精选。春秋时期,孔子编订《诗经》,从先民海量诗篇中精选出300余篇,“诗三百”代表着中国先民诗艺的高峰,流传至今,滋养世代中国人的心灵。富有远见卓识的前辈学者从“故事类型”角度甄选出中国民间故事。钟敬文先生撰写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》,概括了45则故事的梗概;刘守华教授主持编撰《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》……学者的研究侧重于故事类型、民俗学等专业视角,并不聚焦故事本身活色生香的艺术魅力,但抓住了中国民间故事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,可以作为我们重新甄选的参考。

哪些故事体现着中国人对宇宙万物的感受与想象?哪些故事承载着中国人成长的历程、跋涉的道路?我们应甄选出中国民间故事的“精华本”,使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彩“故事会”,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。

举例来说,赞颂卓越工艺技能的故事《鲁

## 核心阅读

民间故事与个人创作最大的不同,在于它们口口相传的特质。众多无名故事家不断讲述它们,使每一个流传的故事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

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故事,家中长辈给儿孙讲故事,这样的时光永远不会过去。故事常讲常新,它们将在每一个时代焕发新光彩

班造大桥》《药王孙思邈》,是两部韵律铿锵的变奏曲。《鲁班造大桥》讲鲁班驯服浞河恶蛟,把蛟龙横架在浞河上作桥身,又把太行山白石变成绵羊,赶下来砌大桥。大桥造得柔韧坚固,柴王爷搬来五岳名山、张果老摘下太阳和月亮,大桥都能扛得住。《药王孙思邈》讲孙思邈悬壶济世,对天下病患一视同仁,医龙治虎,最后龙虎都成了他的伙伴。两个故事情节奇幻,意象雄奇,赞美工匠的鬼斧神工,颂扬神医的仁心妙手。

又比如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。《牛郎织女》讲述牛郎与织女相爱成婚,生儿育女,男耕女织,这幅故事图景是先人农耕生活的缩影。《田螺姑娘》讲述田螺姑娘为心爱的男子做饭,两人最后过上了平凡幸福的生活。田螺姑娘来自水稻田,隐喻着稻米对人类的馈赠。《云中落绣鞋》讲述梅花公主被九头蛇掠走,大英雄石义箭射乌云,云中落下一只梅花绣鞋。石义与王恩结伴前去营救,石义勇闯蛇穴救出公主,却被王恩陷害,冒领功勋,最终正义战胜邪恶,石义与梅花公主有情人终成眷属……多姿多彩的民间故事蕴涵着真善美的永恒主题。

这些故事情节生动迷人,富有神奇的想象力,人物形象独特传神,主题深邃富有哲理,不惟有趣而且有益。这些故事理应被甄

选出来,送给当代儿童。

## 做现代说书人、时尚故事家,为中国孩子重述中国故事

民间故事与个人创作最大的不同,在于它们口口相传的特质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众多无名故事家不断讲述它们,使每一个流传的故事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,故事在讲述过程中不断被打磨,不断被凝聚。

每一个有才华的讲述者——只要不是照本宣科地照着书念,都会往故事里投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,投入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,为使故事生动迷人,还特别注重讲故事的独特技艺。有学者这样描述辽宁民间故事家谭振山:“他讲的故事质朴、优美、清新,动听处,举座痴迷,行家叫绝……谭振山是那种富有创造性的故事家。在传承故事中,他对文本所做的取舍、筛选、优化、加工证明了这一点。”

格林兄弟,尤其是威廉·格林,其杰出之处、其创造性劳动正在于此。他不是一位机械的故事记录者,而是对故事一遍一遍内化、修改的故事家。人与故事慢慢融和,最终取得双赢的结果——故事由此内化为故事家的故事,而讲故事的人由此成为杰出的故事家。

中国拥有悠久的讲故事传统,说书的盛行不但培育出才华横溢的说书人,也养育了高水平的故事受众。这些人群促使故事不断生长、渐趋丰盛,把中国白话小说推上了高峰。四大名著中至少有三部,是从讲故事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。与《红楼梦》不同,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不完全是吴承恩、罗贯中、施耐庵的个人成就,很多资料表明,这些故事无不经受了漫长、广泛的传播,熔铸了无数说书人、戏剧家的智慧。

往昔,中国民间故事流传于酒肆集市、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。如今,在工业化、城市化

和信息化的进程中,故事的场景已经完全改变。但无疑,我们的孩子依然需要中国民间故事精髓的滋养。我们需要向前人学习讲故事

的技艺,为中国孩子重述中国故事。故事在故事家内心的土壤落地生根,故事家以自己的智慧把故事孕育得更精彩、更丰美,正是他们向故事倾注的心思与力量,使故事焕发新生。故事是种子,惟有开口讲述,它才能发芽、生长。讲述,就是让一个故事活过来。这不是复制粘贴,不是克隆,而是故事富有生命力的一次次新生。

对年幼的孩子,要善用亲子相伴的幸福时光。中国故事宝库里有不少精美的低幼童话,比如《小鸡患报仇》《十二生肖上肖记》。这一类故事是专为孩子创作的,不但适合口头讲述,也适合制作成绘本,甚至制作成专门供给幼儿的玩具。对小学阶段的孩子,可以在课堂上开设中国故事课,由老师给学生讲故事,也可以开展故事会,让孩子们自己开口讲故事。事实证明,给孩子讲述一个故事和让孩子阅读一个故事,效果是各有特色的。讲过故事会深深印刻在孩子的脑海里,多数孩子听完故事就能够口述故事。故事的生命在于讲述,面对面听故事是听录音、看动画取代不了的——它是人与人以故事为媒介的真实交流。

当代作家、艺术家、教育工作者应当掌握讲故事的技艺,把古老故事带到当下,并在当下的种种生活场景里激活它们。虽然农耕时代已成过去,村庄榕树下鲜有讲故事、听故事的人群,但是,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故事,家中长辈给儿孙讲故事,这样的时光永远不会过去。

故事常讲常新,它们将在每一个时代焕发新光彩。

(作者为儿童文学作家)

图为动画片《哪吒闹海》海报。

制图:赵德汝

## 用日常笔墨书写当代传奇

吴义勤

近年来,陈彦的长篇小说《装台》《主角》,以朴素手法讲述典型“中国故事”,描摹生活和人物本身的丰富与深厚,呈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。其新近出版的“戏剧三部曲”收官之作《喜剧》既延续前两部长篇绵密、坚实的现实主义风格,又以更强的故事性和更深沉的当下思考引人注目。小说通过“喜剧”这一既传统又现代的戏剧形式,关联广阔时代生活和不同人群,塑造了贺少天、贺加贝、潘银莲、南大寿、万大莲、贺火炬等各具特色的典型形象,并对当代人的文化心理和情感结构展开书写。

《喜剧》是一部兼具“戏剧性”与“日常性”的小说。一方面,小说叙事绵密,人物和故事情节充满传奇性。小说注重通过语言、动作刻画人物,揭示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情感状态,尤其对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有丰富细致的表现。贺少天是闻名遐迩的“大艺术家”,贺加贝、贺火炬兄弟虽然比不上父亲,但也是广有影响的丑角演员。贺加贝跌宕的命运,贺氏父子的绝活儿等,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传奇性。而通过巧合、突转等艺术手法,小说的戏剧性和传奇性更是不断得到强化。另一

方面,《喜剧》又注重呈现“戏剧性”背后的“日常性”,避免因人物事件的传奇而造成不真实感。作家将笔墨集中于描写平凡人物的现实生活,注重在平淡的日常生活情景中展现人物的命运,揭示人物内心世界。贺氏父子的相貌、技艺和绝活儿,无疑具有一定传奇性,但作家通过鲜活的生活画面和平常的人际关系讲述,自然而然地写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生体验。

小说以饱满、厚重、细腻的笔墨描摹当今现实:通过人物的生活故事,写戏曲在当下现实中的变化;通过喜剧艺人所关联的广阔城乡和广泛人群,写当下社会生活的鲜活真实;通过人物之间的爱情、亲情、友情等,写当下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和心理情感状况。当然,作家并不满足于日常真实感的还原,他试图超越日常、超越经验性的现实描述,进入另一个境界。比如,小说通过贺少天、潘银莲等人物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情感结构。贺少天寄托着作家对喜剧之为喜剧的本性思考,小说通过他,从艺术方面证明戏剧要契合时代变迁中的中国人审美趣味。潘银莲则体现作家对喜剧的观照,小说通过她,从现实生活方面

明,喜剧要贴近中国人的生活现实和道德经验。无论生活如何变迁,喜剧如何变革,都要守持艺术之根。

《喜剧》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思想力量的小说。陈彦描写贺氏喜剧的兴衰沉浮,通过编剧、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,揭示喜剧与时代、与具体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,展现喜剧的多种实践形态与内涵,表达对喜剧及其关联的现实生活和人性的深入思考。寓庄于谐,是《喜剧》的基本手法,引发笑声,也带来思考,使小说贯穿着向上生长、向下探源的执着不息的精神力量。

《喜剧》借助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”的力量,带领观众感受人物所处的情境,读来很有代入感。同时,小说没有沉溺于人物的心理、情感,而是由内心向外延伸、辐射,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。正如《主角》没有停留在主人公忆秦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一样,《喜剧》同样没有聚焦在一位或几位艺人的生活 and 情感世界,而是通过喜剧这一艺术门类 and 丑角行当,容纳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。如此叙述,既有共情,又多了一份沉静和通透。作者既对其个体心理情感、生活命



《喜剧》:陈彦著;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运热切关注,又在他们身上发掘更丰富的东西——人性、情感等,由此在社会现实、时代生活和心理结构、情感结构之间建立呼应和联系。

文艺评论